



史海回眸

如皋运盐河变迁始末

□白 本

如皋运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初期。据《扬州府志》《如皋县志》诸书记载: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濞以诸侯专煮海为利。凿河通道运海盐而已。宏观上看,运盐河(即吴王濞所开邗沟)从扬州过泰州(海陵),就流入如皋境内。此河历史悠久,又多次疏浚,其变迁史颇为复杂。现据历代《如皋县志》诸书记载,将其途径及其疏浚史,整理如下。

如皋境外途径:淮水从扬州茱萸湾(今扬州东首湾头镇)分流谓之运盐河,东南120里流入泰州。运盐河从泰州又东流120里,入海安牙桥;又东流4里,入立发,进入如皋境内;又往东南方向再流5里,入三十里墩。随后分别流入柴湾、如皋县城壕河等地。

直至今日,如皋城内的护城河(壕河),仍被视为古邗沟(运盐河)段,不无道理。明嘉靖《如皋县志·区域》记述:“运河西北从淮扬来,旧行县治。后成化年间,知县胡昂浚县西南小流。嘉靖年间,巡抚都御史郑公晓筑城开濠,通运从西南,绕向东北,至丁堰镇,分流入海,南折至白蒲镇。”疏浚城内运盐河的其余记述颇为丰富,也佐证了上述记载:运盐河从北水关入城,名为玉带河……万历年间,摄篆江都教谕马晨复浚学宫,迤东河,启东水关,出合运河,仍改河流之直。邑人曹纁《泛玉带河》作有“今夕为何夕,河水光堪掬;与兹素心人,中流待月白”。河水再南流,过余家桥,通仓家桥折入西南,转东过曹家桥,径占北极门桥。居民稠密,河尽湮塞,仅存一线,才令流水而已。清乾隆十三年邑人徐建构疏浚此处,黄克业为此作《治央湮碑》。又有河水东流县署后,过贾家桥,至玉带桥,入洗钵池,会沿南水出东水关,入于壕。又一水流从通仓桥南流经丰乐桥,旧有支流入海月寺,经六桥南流,合于凤凰池绕出谢恩桥,南至秀水巷,绕如皋村故址(《太平寰宇》记:县西一百五十步有如皋港,港侧有如皋村,今易名秀水巷),又南径雁桥,一水折而西过小石桥、砖桥至杜家池;一水折而南,转支家庄(胡瑗讲学旧址,有碑曰“安定故里”),流入学宫泮池。

城外壕河流入龙游河,东贯于运盐河。又东流10里入汤家湾邗沟铺(吕克孝志云:相传吴楚会于邗沟,即蟠溪地也),又东流5里至东陈镇,又流3里至丁堰闸东流,为诸场盐河之总口。又南流10里至刘司铺,又南流10里至林梓,又南流13里径三里楼子,又南流3里至白蒲镇。此处有宋海运石闸故址。《宋史·河渠志》:绍兴年间,金兵南下,侵犯淮南,宋人奉旨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即谓此闸也。又南通白石桥至西亭坝,入通州。

关于白蒲段的说法,《宝应图经·卷三》记述较为详细。据此:宝应黄浦溪,县北二十里。相传吴王濞置白蒲至黄浦五百余里,捍盐通商,今废。又通州白蒲间在州,白蒲镇今废,其石犹存。又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蟠溪。此即运盐河之始。又运盐河自江都湾头起东行七十里至斗门入泰州界,又东行一百六十里至海安入如皋界,又东南行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通州界(《宋史·河渠志》作白蒲,蒲浦一也。白蒲即白蒲。宋《楼钥北行录》,黄浦镇作黄蒲。《舆地纪胜》黄浦堰、黄浦镇并作黄蒲。《嘉靖维扬志》黄浦溪作黄浦溪、黄浦堰作黄蒲堰。其实一也。黄浦在宝应,白蒲在通州。自黄浦立堰东南至通州白蒲,正五百余里。万历《扬州志》又载如皋黄浦溪在县西北,其地多产黄蒲。此别一地,非吴王筑堰处)。

这段记述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宝应图经》所述古邗沟(运盐河)途径,与历代《如皋县志》记述基本一致。二、如皋境内的运盐河起始终点在蟠溪,经历代疏浚后,最终到达白蒲。三、明嘉靖《如皋县志·区域》瀛溪在县西北安定乡,西通泰兴,东接黄蒲溪。黄蒲溪在县西北,西接瀛溪,东接运河。其地多产黄蒲。《宝应图经》指出,黄蒲(黄浦)有两处,一在宝应,一在如皋西北。事实上,如皋境内的黄蒲最初并非吴王筑堰修沟的地方。

回顾上述第一点,再参阅沙元炳先生修订的《如皋县舆地图》,西汉古邗沟(运盐河)如皋段,只包括从立发西北至如城、如城至丁堰、丁堰至白蒲三段。丁堰往东至掘港段,图上标为“串场河”。此段是后来在唐之前,随着大陆向东成形,重新修造的,但实际主要用途也是用来运盐的,但不知何故如皋、宝应等志书,均将此段排除在古邗沟(运盐河)之外。

时至清季,如皋盐业式微,运盐河名不副实,遂易名通扬运河,此运盐河之末也。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鉴真:东渡日本两次南通遇险

□卢建汶



鉴真像



南通狼山景区龙爪岩——当年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遇险处



鉴真(688—763),唐朝僧人,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律宗南山宗传人,也是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曾担任扬州大明寺住持,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弘传佛法,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鉴真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明寺出家,师从智满禅师。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博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

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

开元元年(713),鉴真成为精通佛教律宗学说的和尚,回到扬州后,任扬州大明寺主持。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他此后30年在淮南地区广泛的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元二十一年(733),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戒戒者前后有4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55岁时,鉴真住扬州大明寺,为众讲律。

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天宝二载(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由于海上风浪、

触礁、沉船、人员牺牲事故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致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

天宝十二载(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宇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鉴真和南通的关系,要从他第二

次东渡日本说起。天宝三载(744)一月,在做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山附近遭遇风浪,船只沉没。天宝七载(748),鉴真第五次东渡。船队从扬州出发,刚过狼山附近,又遇狂风巨浪,随浪漂流在一个小岛避风。后又向南漂流至海南岛。

1995年,南通市人民政府为了纪念鉴真第二次和第五次东渡在狼山附近江面遇险这段历史,在黄泥山建鉴真东渡遇险纪念馆。纪念馆位于龙爪岩西,塔为仿唐经幢式建筑,汉白玉花岗岩砌成,高7.6米,象征鉴真76年的人生历程,塔基部分刻有反映鉴真生平故事的浮雕,塔身“东渡遇险纪念馆”七个字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茗山大师题,塔座采用莲花瓣做装饰。鉴真东渡遇险纪念馆塔北,还建有鉴真东渡纪念亭。

通东地区的民风习俗

□王士明

习俗杂谈

所谓“通东地区”,主要指海门区、启东市的北部及通州区金沙镇以东地区。通东先民原本也来自江南,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与胡逗洲接壤的地方,受其影响,方言和风俗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与吴文化不太相同的风貌。通东地区实际上亦是通东方言的覆盖区域,包括了海门的四甲、货隆、王浩、正余、余东、六甲、包场、东灶港、江心沙农场及常乐、万年、德胜的一部分,还有启东的天汾、吕四,通州的二甲、东社、五甲,通州湾的一部分等。

通东地区古代时为东布洲及与南布洲之间的故地,为宋代海门坍塌后的存留部分,位于通吕水脊区东段。通吕水脊区为通吕运河所经,故名。该区西起南通市天生港镇、通州区平潮镇附近,东到启东市吕四港、通吕运河两侧。水脊区东西长约82公里,其西部南北宽约32.5公里,东部南北宽3—7公里,平均

海拔4到5米,它比其南侧的启海平原及其北侧的三余垦区高1米左右,形成一条脊地。它与三余垦区的界限并不明显,呈微缓的倾斜;与南面的启海平原间则有比较显著的高差。因此,通吕运河和启海平原的水道之间曾筑有堤坝、水闸控制水位。通吕水脊区至迟在唐代就已形成。早在公元7世纪初,先民即已来到这里从事盐业生产。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吕四辟为盐场。五代吴时属静海镇,南唐时属静海制置院。明初,又有一批江南移民迁来。清康熙十一年(1672),古海门因大部坍塌陷入海被并入通州,被迫转移的数千民众迁徙到通东沿江一带(江北陆地),这部分人被后迁来沙地的江南人称为“江北人”。于是,有了江北人沙地人之分。

通东地区的民风习俗受到启海民俗和胡逗洲民俗的双重影响,别具特色。春节前,沙地群众忙着炒花生、蒸年糕,通东地区则普遍要蒸馒头、蒸糕。“送灶君上天”,沙地人是腊月廿三,通东地区是腊月廿四;除夕,通东每户都要挂喜容、供菩萨马子、烧利市等,沙地人则上

坟祭祖;通东人过年初一,沙地人过年初三。结婚虽都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沙地人的程序简要,通东的程序复杂;迎亲、拜堂、贺房酒、闹新房等诸多婚礼环节,沙地与通东亦有许多差别。甚至连过“二月二”,通东人也与众不同:家中老人要拿着木棍敲打自家房梁,边敲边念叨:“二月二敲房梁,毒虫跳蚤无处藏。”老人们要在自家场院各处“打囤”。乡人要在粮囤或存粮的木柜外壁画一架梯子,嘴里念念有词:“二月二、龙抬头、大满仓、小仓流。”

沙地庙会一般有农历二月十九的“观音菩萨”出会,五月十三的“关圣帝君”出会,十月初一或十五的“城隍老爷”出会,此外还有“猛将会”“娘娘会”等;通东地区除“观音会”“城隍会”等外,另有“都天会”“元帅会”等(通东各地有“元帅庙”)。二甲的“城隍庙会”颇有特色:出会的第一天,要替菩萨“暖寿”、烧香、店主磕头,把菩萨请出城隍庙,换上新装。第二天午后组织出会,共有十道人马,还有手拿“肃静”“回避”罗牌,头戴高帽者喝道叫老百姓让路。开道以后就是城隍

爷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后伴随护送的文武班子,锣鼓打鼓,笙瑟齐鸣。各地前来参加庙会的总在数千人,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通东的民居也与沙地的不同。沙地住房的结构是:一间一户的右居室、左厨房或后居室前厨房,中间隔以芦芭帐;两间一户的,一为居室,一为厨房兼堂屋,进门就会看到一副灶;三间一户的,西为居室,东为厨房,中为堂屋或储藏室。通东的住房一般以甲沟为中心,宅基地呈“非”字形排列。两间一户的,居室与厨房在一起,无后门无后窗;另一间为堂屋,有后门。堂屋正中靠后墙都会放一张大柜,用来储存粮食,称为“高柜”;柜上方挂有中堂、对联或神像,除夕开始挂“喜容”,一般到正月十八“落灯”收喜容,有的则要到二月二落灯。通东地区的市镇里,有一种“三关厢”房屋。正埭房朝南或朝东,俗称“锁口子”屋,间数为“明三暗五”,即从外面看上去是三间,实际上两边分别为两间。正埭房两边是厢房,一般为两到三间,比正埭房要稍低些,整个“三关厢”看上去,像个“凹”字。

潇潇春雨悼孙雄

□徐 平

历史人物

今夜又是潇潇春雨,我又思念起已逝去的孙雄。

我的老同学中有两种好友:一种是诤友,他批评你时让你脸上发烧,下不来台,可一辈子都让你想念他。一种是孙雄那样,他诚实、淳朴、厚道、正义。虽然他已仙逝远离了你,可是他似乎常在你眼前,老是笑着面对你,似乎在说:“你好吗?”

我和孙雄是中学同学,他家住西门外,书香门第,我常去他家。他比我小,我总是把他看成弟弟。在学校时,我们接触了地下党,由此逐步走向了革命道路。

解放后,我随军驻守上海,一天有人

告诉有人找。赶去找,人已离去。留下个条子,一看大喜,原来是孙雄。我赶出门,人已远去,追了几条马路也没找到,只好怅然而返。

从此,我们好多年分手,再也没有见到。人海茫茫,岁月悠悠。只是回故乡时偶然谈起了他,只恨忙于俗务,一直未能聚会。

直到一九八〇年我转业到福州,有一年去西安出差,忽然想起老同学告诉我,“孙雄在徐州”。归途中,我特地绕道徐州,在火车站附近小楼上终于找到了他。这一晚,我们同榻而眠,畅叙离情,从同学少年,一直谈到各自分手后的遭遇,从战地硝烟,一直谈到“文革”遭遇。直到天明后他送我上了车,才依依惜别。

以后多年,我们一直保持通讯。从书信中我更加了解到,我这位老同学

一直斗志不衰,朝气蓬勃,尽管他已退休了,但仍参加好多社会事业。他先是参加老体协,默默无闻地做了好多组织、宣传工作;后来又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为青少年上课辅导。他对一些社会腐败现象气愤填膺,谈起来就嫉恶如仇。记得他曾把一篇向中央的建议书抄寄给我看, 申述他对反腐败与教育青少年的意见。这时,我似乎又回到了同学时代,好像又见到他那朴实、正直的身影。

我对他的印象是不管岁月过去多久,他总是像一盏火似的想多干事,为人民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虽已退休了,但个人学习工作计划老是一套一套的。我曾这么想:孙雄真是天真淳朴,他从来没考虑什么世事纷纭,人间风险,只是一股劲地想为革命、为党多干点实事。一九九四年,我突发脑血管疾病,他

为了安慰我,给我访问了好多医学专家,把专家谈话整理成文给我寄来,我收到后十分感动。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些挚友的信,因为这些信里饱含着他一片深厚的心啊!

抚今思昔,故人逝矣!眼前,孙雄老友又仿佛活着我面前。你是一个纯朴、正直的人,尽管有时有些天真,但正因为你是真诚的,有颗金子般的心,你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你并不是什么伟人、名人,但你平凡、真实,活得于心无愧,朋友们会永远纪念您。

1999年6月1日

在整理资料中发现了这篇短文。作者徐平,原名任德昕,生前长期在福建军区做新闻工作。他也已去世多年了!

穆恒附记

2021年4月22日